

一个时期，有人称教育机关和学校为“清水衙门”。说来也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匮乏的年月，学校里既没有自行车、手表、的确凉，又没有肥皂、白糖、猪大肠，唯有粉笔、墨水和无形的“知识”，白送人都没人要。真是水“清”见底，了无可取。于是，讲实惠者觉得干教育无油水可捞，有的甚至不甘“清贫”，见“富”思迁，要退出龙门；有些管教育的领导也认为“万般皆上品，唯有教书低”，于是便有看前世辈要“提拔”一位小学教师当售货员的荒唐事。

自古以来教书这个“衙门”确实以“清”为本的。有人说当年孔老夫子收学生要人家交“几束干肉”有失圣人风度。依我看，“几束干肉”供先生衣食尚且不足，更不要说靠教书发财了。难怪清代一位教书匠称学博为“冷官”，“因其位卑课薄，不能自豪也。”然而数千年来，就是这些“冷官”的辛勤劳动，才使我们民族的文化得以延续发扬，其劳动价值绝不是用多少“雪花银”可以计量的。在人欲

「清水衙门」析

横行的旧官场，能保持教书“衙门”的清白如水，无疑是值得教书匠们引为自豪的。

然而，近年来有的“清水衙门”的水也开始浑浊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对“猪大肠”、“的确凉”的追求了。人们发现知识、文凭“吃香”了、值钱了。对大多数家长来说，只要能让自己的孩子考上重点，别说是“几束干肉”，就是“几十束、几百束干肉”也交得起。行情一变，油水自然也就来了。于是，学生转学要交钱；上补习班更要交高额费用；教师兼课的钟点费也行情见涨，每小时由一二元涨到五至十元不等；倘若能办个职业班、大专班什么的，“议价文凭”更是一纸千金。孔老夫子倘能活到今天，想到自己堂堂圣人，一流的教学水平，每位弟子才收“几束干肉”，未免太掉价、太寒酸了！如今，讲究“按劳分配”，教师既然要食人间烟火，自然不必羞于言利。但是含义逐利，以至忘记了教育的神圣宗旨，那就不可取了。

高时阔

文人构思趣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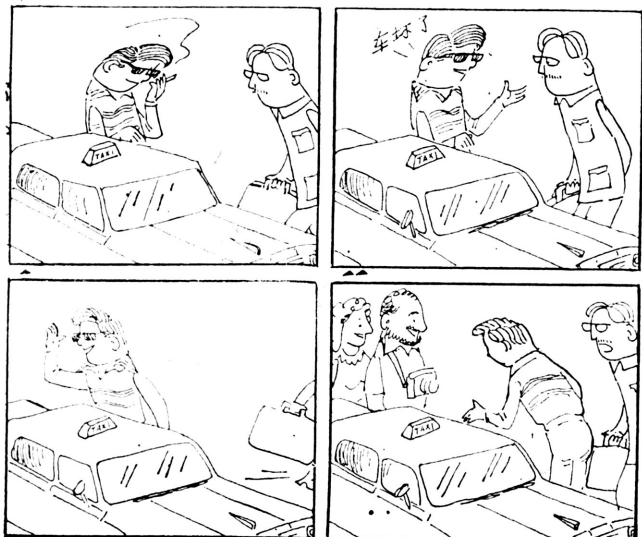


古往今来大凡嗜好弄文弄墨的人，都是很重视构思，善于构思的，各人的构思方式又奇特别致，饶有风趣。

睡中思：梁朝裴子野起草北伐“喻魏宰相文”，受命之后当晚躺倒睡觉，五更时梁武帝命人催讨，才起来写就，梁武帝看了非常赞赏，裴子野是睡在那里构思的。他说：“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后来这蒙头大睡成为构思的一个方法。初唐王勃，写文章先磨好墨，然后引被覆面而躺卧下来，起来后提笔就写，而且不再改动，当时人们说他是“腹稿”。这字眼一直流传下来。宋代陈师道，写东西时也是睡在床上用被蒙头，家里人躲开，小孩抱到邻家玩，连鸡狗都轰开，被称为“吟榻”。这办法的奥妙在于构思最怕打断，而“蒙头大睡”别人不便干扰。

闹中思：宋朝大学士杨大年每作文就跟门人、宾客饮酒、下棋，在笑闹中构思，反而不“走神”。一边用小方纸写出，让人抄录。清朝毛西河，家里条件不好，外屋是私塾，自己一边回答学生问题，一边批改作业，一边跟里屋夫人吵嘴，一边构思文章，也写得很好。

梅大叔



(五) 望「洋」兴叹 赵焯



刊头设计 永生 本版编辑 叶广岑

醉中思：唐朝大诗人李白一生嗜好饮酒，而且每次必醉，醉后又能吟出好诗来，他有好多名诗均出自醉酒之中，所以杜甫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名句。

走中思：宋朝名将岳飞善于在行军打仗中构思。唐朝诗人贾岛却乐于骑在驴背上构思，以致一次忘记看路，驴子冲进当时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队，被抓到韩愈马前，说明原故后，得到韩愈指点，得一首“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千古绝句。马克思喜欢在踱步中构思，数年中竟将书房地面踩陷一道坑。

坐中思：鲁迅先生每写一篇文章前，便在早晚的饭前饭后，半倚在藤椅上，双目微闭，一丝不动，一语不发。据许广平讲，只要见先生起身走动说话了，便是先生胸有成竹了。

话中思：著名国画大师石鲁，在作画构思阶段，经常要找些知心朋友摆“龙门阵”，一边磨墨，一边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与客人闲谈，直至夜深人静客人告辞，构思也便成熟，这才挥笔作画，往往是一挥而就，达到“忽然而兴至风雨来，笔飞墨走精灵出”的超然境界。

(牛天民)

眼睛和耳朵

马见闻

柳盈是最后一个走进职工食堂的。并不是因为她的胃容量小而又特别耐饥，或为了保持修长的身材而尽量延迟摄取营养和热量的时间。售饭窗开了，人群拥上去，十几只手伸进去，几十只碗递进去；从人群中钻出来的，工作服上流着菜汤，工作帽上粘着面条——工作了四个钟头的饥肠辘辘的人们在做最后的拼搏。每天坐在家细嚼慢咽惯了了的柳盈，头一回尝到了一日三餐的艰辛。

“就是她。”几个青年小伙子挤眉弄眼地说。看来他们已经恭候柳盈多时了。

夏斌把头一扬：“跟上去！”显然他是他们的头儿。

没菜了。排在柳盈前面的几个人在雪白的米饭上增加了几根黑黢黢的咸菜。

轮到她了。一小盆菜变魔术似地不知从那儿变了出来：绿油油的大青椒，过油精瘦肉片……

夏斌拦住柳盈。“女同胞，请等一下，耽误你一会儿。”他把一子碗递进去，脑袋也伸进窗口，对掌勺的说：“姚科长，打六个和她一样的菜。”

掌勺人看了他一眼，不情愿地拿起菜勺在菜盆里勺了一平勺，不由自主地摇了两下。“‘老摇’同志，甭摇甭摇。”

一块肉被搔掉了。“看看！眼看到嘴边的肉，长腿跑了吧！可惜，可惜！”一副心疼难受的模样。

掌勺人瞪了夏斌一眼，把菜倒在碗里。“哎，哎，勺子里还剩五分钱的菜哩，倒干净，倒干净！”夏斌的手有节奏地向下摆着，指挥着，口里念念有词。

掌勺的无可奈何地将剩下的菜倒在碗里。“哎——这就对喽！”

“啧啧，八块肉。”夏斌用柳盈的勺子拨弄着她的碗。“我才两块。菜勺上长着眼，头发长，脸儿白，肉给得多。”

“不吃拉倒！”掌勺的觉得受到戏弄，有失其食堂科科长的身份，终于火了。



不是黄就是酸，两三天买不出去，最后来个油炸馒头片，外焦里瘦。中午捞面条，晚上放几片菜叶成了面条汤，第二天早上开水一冲清汤寡水，短节节儿，猪都不吃。米饭是米、沙子、耗子屎的‘三合一’。”“那天老王吃得干渴，溜到灶房寻水喝，从开水瓶里倒出的却是油，大耗子偷油呢！”柳盈默默地站在一旁，听着，看着。

一个星期以后，厂里派人整顿职工食堂了。食堂的伙食大为改观。

那些曾在售饭窗前大显身手的小伙子们如今腆着脸求姑娘们在女工售饭窗口“捎买带”了。夏斌也凑过去，十分歉意地对柳盈说：“你是厂长的女儿，大伙早就有意见了，所以才……”

柳盈说：“我看你们那天干得不错，太精采了。我到职工食堂就餐，父亲很支持，他说职工食堂是厂里的薄弱环节，让我带着他的眼睛和耳朵，去听去看。我回家后对父亲说光两双眼睛和两对耳朵远远不够，应该再增加上千双和上千对。”

“还要加上上千张嘴。”（插图 李胜前）



烟林晴阁 樊昌哲

今日，我买回一盘「命运」

苑湖

今日我买回一盘「命运」
一段被遗忘在风雪中的
莱茵河畔的画面
在我大脑的回音壁上撞出回音
一头压抑中将要窒息的雄狮呵
再也不属于虚弱 乞求 哀鸣
若果般被磨灭太久的情思爆发了
长期禁锢的求生和奋进的活力爆发了
他扬起瀑布般飞扬的长发
用他那望透过一个美的偶像的
手指
死死地 死死地扯断了
编织着毁灭的经纬
夕阳下 他战胜了命运
人战胜了命运
圆号吐出的抗争中

诗歌基本原理

这是一部系统、完整、富于新意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四大部分：本体论，从诗的系统构成、诗的主体观、社会观、运动观、时空观等方面阐述诗的本质；创作论，探讨发现、构思、传达的规律，揭示诗的艺术辩证法；鉴赏论，论述诗歌鉴赏的性质、功能、条件，描述鉴赏心理流程；诗人论，剖析了诗人的人格、气质、艺术修养等主观机制。作者运用系统论、信息论和现代心理学的方法，不玄不偏，深入浅出，并且密切结合创作与欣赏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对诗歌创作者和研究者都很有价值。吴思敬著。工人出版社出版。定价2.50元

(志强)

